

外国史学名著选

主 编 吴 于 廑

普莱斯苛特《墨西哥征服史》选

商 务 印 书 馆

前 言

高等学校历史专业设有史学名著选读一课，其中包括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本书的编译，即为适应这一课程的需要，目的在使学生略知若干重要著作的内容，借以扩大学术眼界，为批判地接受外国史学遗产提供资料。

本书选译的西方史学名著有：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李维，《罗马史》；普鲁塔克，《传记集》；塔西陀，《编年史》；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服尔泰，《路易十四时代》；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米涅，《法国革命史》；梯叶里，《第三等级的形成及其发展史论》；普莱斯哥特，《墨西哥征服史》；朗克，《教皇史》等等。对于每种名著选译约三至五万字，大体上首尾一贯，成一单元。各书中所选译的或为原书中著名章节，足以代表原书特点；或为原书中所述的某一重要方面，有利于丰富学生的历史知识。每种都有著者简介，扼要介绍著者生平、重要著述、史学观点以及学术影响等，也附带说明译者所据版本或其他文字译本。为便于学生阅读，译文中某些典故、制度、人物等为一般教科书中所不常见者，酌加附注。附译旧注或原注繁冗为初学所不需因而删除者，亦由译者分别说明。

由于各书选译完成时间有先后，第一次印刷时，暂就已完成者先行分册付印。

吴于廑

1963年3月

普莱斯苛特简介

威廉·海克林·普莱斯苛特 (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1796—1859 年) 出身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律师家庭。他的祖父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当过上校军官, 父亲是个著名的律师。他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误伤了眼睛, 一眼失明, 另一眼的视力也受到影响。大学毕业后, 他原想继承父业, 终因眼疾不能遂愿, 于是专心著述。最初是写些文学评论, 从 1826 年起, 开始研究西班牙历史, 特别是西班牙对美洲进行殖民的那段时期的历史。后来他成为这方面的著名史家之一。

普莱斯苛特之所以对西班牙殖民活动的历史发生研究的兴趣, 在当时并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纪初期的美国, 资产阶级势力已日益壮大, 不论在领土和对外贸易方面, 都有强烈的扩张要求。在当时美国政府中占主导地位的反动的奴隶主阶级, 更把掠夺邻国的领土, 当作生存法则。拉丁美洲新独立不久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旧殖民地, 是他们那时垂涎的对象。他们利用维护美洲国家共和制度的美名, 力图把欧洲列强的势力排斥在美洲之外。美国统治阶级的这一野心, 集中表现在 1823 年以总统咨文形式提出来的所谓门罗主义。门罗主义的中心内容是反对欧洲国家干涉它们在美洲的旧殖民地, 实际也就是为美国统治阶级在拉丁美洲树立独占势力开辟道路。普莱斯苛特决心研究西班牙殖民时期的历史, 恰恰是在门罗主义宣布后的几年。这就不难看出, 普莱斯苛特的历史著作, 实际是十九世纪初期美国统治阶级对拉丁美洲的浓烈兴趣在史学方面的反映。

普莱斯哥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是《斐迪南与伊萨白拉时期西班牙史》。此书完成于1836年，以材料丰富，文笔流畅著称。斐迪南与伊萨白拉时期，也就是哥伦布受雇于西班牙政府远航美洲并在美洲殖民的时期。普莱斯哥特在完成这本书之后，立即准备写有关西班牙殖民活动的专史，选题是关于墨西哥的征服。这个选题看来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普莱斯哥特从事这部殖民历史写作的时期，美国的向西扩张正在和墨西哥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冲突，统治阶级的目光正在注视着墨西哥，而这部历史也就恰好适应了当时的需要。1843年，《墨西哥征服史》初版发行。于是普莱斯哥特在资产阶级学术界的身价大为提高，他不但成为美国第一流的史家，而且也当时欧洲各国所重视。1845年，他被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通讯院士，接着又成为柏林皇家学会会员。《墨西哥征服史》一书迅即译成西班牙、法、德等国文字在欧洲出版。继此书之后，普莱斯哥特又于1846年写成《秘鲁征服史》。1848年后，他着手写多卷本的《腓力普二世时期西班牙史》，第一、二卷于1855年完成，第三卷于1858年完成，其余部分则由于他的逝世而未能终稿。

普莱斯哥特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哺育出来的史学家。他主张史家应该排斥宗教迷信，避免成见和偏袒；同时相信个人的才智、胆识和毅力可以征服一切困难，成就伟大的功业，而历史也就是少数英雄人物所创造的。在《墨西哥征服史》中，他就以这样的观点，对待西班牙侵略军的头目柯尔蒂斯，把柯尔蒂斯描写为一个既机智又果断的英雄。前文说过，普莱斯哥特这本书的选题，是适应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之需要的。现在还可看出，这部书的内容同样是适合了这个需要。因为对柯尔蒂斯的歌颂，就是对殖民主义侵略罪行的歌颂。美国统治阶级在向西扩张的时期，所需要的正是像柯尔蒂斯这样心狠手辣的人物。普莱斯哥特对柯尔蒂斯的才能大

肆渲染，把他的血腥事业抹上一层浪漫的、传奇的色采，其实质就是为美国的扩张政策服务。如果说，书中对西班牙殖民者的野蛮、险诈等等也有一些叙述，那也不过是为了表明这样一条殖民主义的逻辑，即为了完成征服的“勋业”，所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普莱斯哥特自许的不偏不倚，正和许多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史学家一样，实际不过是一种虚伪的标榜而已。

在史学方法上，普莱斯哥特已有广事搜罗材料的倾向。他通晓法、德、西班牙等欧洲语文，并得西班牙友人之助，掌握了一些阿拉伯文的史料。但他搜集史料主要为丰富情节，而不大注意考核订正。书中综合多而分析少；只注意具体的事件和人物，较少致力于探索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等深广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其著作却长于叙事，富于文采，往往能在许多历史场面上勾勒出生动的图画。他善于从复杂纷纭的记载中掌握事件的线索与脉络，选出其具体而典型的实例，加以编排整理，作出色调鲜明的叙述。因此，他的《墨西哥征服史》、《秘鲁征服史》等书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史学名著，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文学名著。作为一个历史家，他在历史思想方面的贫乏和叙述行文方面丰润多采，恰成为鲜明的对照。虽然这一派从十九世纪中叶以考究史实、强调辨析为特点的朗克学派出现后，不复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主流，但如普莱斯哥特善于铺陈事实，形容人物还是值得注意的。

《墨西哥征服史》历来被认为是普莱斯哥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但此书尚无中文的全译本，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的全貌以及所述史实本末，作一简略介绍。此书共分七卷，合成三册出版。^①各卷的标题及内容如下：

① 作者去世后，也有合成一册或两册的版本，卷数不变。——译者

第一卷 绪论。阿兹台克文明简介。

第二卷 墨西哥的发现。

第三卷 向墨西哥进军。

第四卷 在墨西哥的居留。

第五卷 被逐出墨西哥。

第六卷 墨西哥的围攻及其投降。

第七卷 结论。柯尔蒂斯日后事迹。

从标题中可以看出，这书主要是叙述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的侵略。当哥伦布最初远航到美洲时，当地原有居民印第安人已在中美洲建立两大文明中心，一为马雅文明，其地区包括现今墨西哥国家之东南部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另一即阿兹台克文明，以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为中心。因此，在普莱斯哥特书中，墨西哥一词既指其国，亦指其城及其国民。哥伦布至美洲时，马雅文明已趋衰落，阿兹台克人的墨西哥国家^①则正臻极盛，但哥伦布未知其地，直到1518年，西班牙人才得到大陆内地有一强大帝国的传闻。翌年，古巴总督维拉斯圭兹便派他的私人秘书柯尔蒂斯组织一个探险队前往，于是开始了“征服”墨西哥的“事业”。柯尔蒂斯进入墨西哥境内时，发现当地一些印第安部落很受墨西哥王室的压迫，他便利用这些矛盾，与特拉斯卡拉人等结盟。墨西哥皇帝蒙提祖玛腐朽无能，不敢抵抗，柯尔蒂斯终于兵不血刃地进入都城。他为了占领和掠夺，竟背信弃义，绑架蒙提祖玛。此后蒙提祖玛便成了柯尔蒂斯的顺从的傀儡。古巴总督见柯尔蒂斯不但掠得大量财富，而且居功自傲，便又派纳瓦埃兹前来“节制”。柯尔蒂斯闻讯离开了都城，来到海边与纳瓦埃兹火併，将其击败。纳瓦埃兹被

① 当时的阿兹台克国家仍处于奴隶制初期阶段。

俘，其部队投降柯尔蒂斯。这时，墨西哥人由于遭到柯尔蒂斯留守部队残酷屠杀，便立即全城起兵，将西班牙人围困。柯尔蒂斯回到墨西哥城；曾一度被赶出，但其后获得西班牙的援军，得以重新占领墨西哥城，把墨西哥变为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这就是普莱斯哥特在书中所述史事的梗概；在书的结尾部分，作者对柯尔蒂斯的性格和一生活活动，作了充满了颂扬的评论。

本选集包括原书第四卷最末一章及第五卷最初三章，即墨西哥人起义及西班牙人被驱逐的一段。译文系根据波士顿菲力普·桑卜逊公司的 1855 年版本。

译 者

1963 年

目 录

普莱斯苟特简介	iii
《墨西哥征服史》	1
第四卷 在墨西哥的居留	1
第八章	1
第五卷 被逐出墨西哥	15
第一章	15
第二章	26
第三章	41
译名对照表	55

《墨西哥征服史》

第四卷 在墨西哥的居留

第八章

部队的不满——首都的起义——柯尔蒂斯归来——普遍的敌对征象——阿尔瓦拉多的屠杀——阿兹台克人的起事

1520 年

晴朗无云的早晨来到了战场上^①，夜间闹得那样凶的暴风雨过去了，晨光越亮，就越惊人地把在黑夜中火拼的敌对双方的悬殊形势暴露出来。纳瓦埃兹的部下无法掩饰他们的懊恨，不满的牢骚也随时可闻，因为他们只要一看对方一小撮人那种疲于奔波和装备粗劣的状况，就会知道和他们自己的人数众多，武器精良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因此，当将军^②看到他的两千同盟军风尘仆仆地从支南特拉赶到战场时，就感到一种快慰。他们是一些俊美健壮，像体育家一样的人；当他们以混杂的队列，拿着他们的羽毛镶制的五彩军旗以及配有一种铁石的或在朝阳之下闪闪发光的铜头的长矛行进之时，颇有一种肃然的军容。确实，他们来作战已为时太晚，但柯尔蒂斯却乐于向他的新部下显示一番他在此地所拥有的雄厚后备力量。现在，由于他的这些印第安人同盟军已没有什么用场，

① 此处指柯尔蒂斯与纳瓦埃兹进行火拼的战场，参见本书第2页。——译者

② 将军即指柯尔蒂斯，下同。——译者

因此在有礼貌的欢迎和厚酬之后，他就把他们遣送回家了。

然后他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平息部下的不满。他用平生最为柔和笼络人的语调同他们谈话，极为慷慨地许下诺言。他还使自己的话立即兑现。原来，这些新部下绝大多数都丧失了行囊装备，马也被得胜者牵走了。而对于这些得胜者说来，马是最为需要的，不少因长途行军而疲困不堪的士兵，早已自作主张地把这些马当作下一征途中的又舒服又可靠的运载工具了。现在，将军下令一切都要物归原主。他说：“他们也是从事同一事业的，理应享有同等权利。”更有甚者，他还赏给纳瓦埃兹的兵士们一些黄金和其他珍物，这是他从邻近部落或从敌人营盘中收集得来的。

这些处置，虽然在对待他的新部下方面说来是颇为得策的，却引起他的老兵强烈的反感。他们叫着说：“我们的长官简直是弃友亲敌了。在患难时我们为他出力，到头来只得到箭刺枪伤，战利品却送给敌人了！”愤怒的士兵们委托奥尔梅多神父和阿隆索·德·阿维拉去向柯尔蒂斯申诉。这两位代表无保留地说出一切，还把他们长官的作为比成亚历山大的那些不得人心的措施，每当亚历山大得胜时，他赏给敌人的好处总比赏给自己部下的多。这真使柯尔蒂斯进退两难。无论胜利还是失败，他的道路似乎同样地充满了困难！

他竭力说明非如此不可，借以缓和他们的愤怒。他说：“我们的新伙伴人数如此之多，即使现在，也不能断言我们比他们更占上风。我们惟一的安全之道就在于不仅使他们成为合伙者，而且还进而成为朋友。任何齟齬，都会使我们又要去打一场恶仗。而且，假若他们团结起来，我们还得冒比以前更大的危险。”他又接着说：“我把你们的利益和我自己的一律看待。我所有的一切也是你们所有的。当这个国家和它的财富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还有什

么理由不满呢？而我们加强了力量，今后必然会将它稳拿到手！”

但是，柯尔蒂斯并不完全依靠说服来恢复秩序。他知道不采取行动是不行的，于是他立即着手分开他的部队，把他们派到远地服役。他命令迪埃哥·德·奥尔达兹率领一支两百人的分队，建立那个早已筹划的在夸察夸耳科斯地区的居留地。又派遣维拉斯圭兹·德·列翁带领同样数目的部队去守卫巴努科省，这地方位于北面三度，沿墨西哥湾。每个分队中都有二十名是从过去他部下的老兵中抽调而来的。

有两百人被他派到维拉·克鲁兹海岸去，奉命将纳瓦埃兹舰队上的索具、铁器以及一切可移动的东西都搬上岸，并把船只的装备全部拆除。他指定一个名叫卡瓦莱诺的人统领水兵，并指示说今后如有任何船只靠岸，都要照样拆卸，船上军官则拘禁于岸上。

然而，当他正忙于筹划新的征服和发现的方案时，他却接到来自墨西哥城的一个这样惊人的消息，以至使他不得不把一切精力都集中在它上面。这个城市已处于叛乱之中。柯尔蒂斯在和敌方战斗刚成定局时，便派了一个快差把信息送到首都。不到两周之后，这信差又带着阿尔瓦拉多^①的信赶了回来，信中报告了墨西哥人已经武装起来的警讯，并说他们正向困守营房的西班牙人猛烈进攻。他还说敌人已烧掉那些小帆船，这原是柯尔蒂斯准备在桥梁万一被毁的情况下当作撤退工具的。^②他们还打算攻破防御工事，并且已经摧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投射的枪箭像暴风雨般完全压住了防守的西班牙部队，有些人被杀死，为数甚众的人受了伤。告急信最后恳求说，如果司令官还有意来救守军，或保住首都

① 柯尔蒂斯在调兵攻打纳瓦埃兹时，曾分一部分侵略军驻守墨西哥城，阿尔瓦拉多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译者

② 墨西哥城筑于湖中岛屿上，靠堤道桥梁与外边连接。——译者

的话，就得赶快驰援。

这些消息给予将军沉重的打击。特别在这胜利的时刻，当他想到一切敌人都将倒在脚下之际，这个打击就显得格外沉重。事态不许迟疑。假若失掉首都这个西方世界^①最重要的都城，也就等于失掉了唯它马首是瞻的整个国家。他向部下公布了全部情况，号召一切愿意去救助同胞的人跟他驰援。所有的人都表示愿去；据迪亚士说，如果他们预见到未来的风险，有些人对于作出如此踊跃的表示就必会有所踌躇了。

柯尔蒂斯于是着手准备立即出发。他撤回了早先发给维拉斯圭兹和奥尔达兹的命令，要他们率领部队到特拉斯卡拉地方和他会合。他从维拉·克鲁兹招回了军队，只留一百人在那里驻守，委派名叫罗德里哥·朗格列的人率领，因为在这危急关头，他不能没有桑多瓦尔的臂助。^②他把伤病员留在塞姆波阿拉，由一小分队守护，并指示他们一旦伤愈便立即归队。如此布置妥当之后，他便从塞姆波阿拉启程。当地一些对他友好的酋长陪从到数里之外，给他提供了充足的食粮。这些托托纳克族的酋长看来赋有一种可爱的机敏，使他们总能逢迎那些日益得势的势力。

在行军的第一阶段，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发生。部队所至之处，都受到农民的友好款待和充分供应。在到达特拉斯卡拉之前，有一段路是通过人烟稀少的荒野，部队在此深受缺粮特别是缺水之苦。尤其在烈日当空的急行军之时，这种痛苦达到了极度。不少人中途却步不前，躺在路边，看来已没有继续前进的能力，而

① 西方世界这里是指西半球。——译者

② 在柯尔蒂斯侵入内地时，原将一小支侵略军留在维拉·克鲁兹，由桑多瓦尔负责指挥。现在为镇压阿兹台克人的起义，从这里抽调了部分驻守军及军官桑多瓦尔。——译者

且几乎是死活都顾不上了。

在这紧急关头，柯尔蒂斯派遣了一支骑兵小分队前往特拉斯卡拉弄粮草，并且立即亲自随同前去。到达之后，他发现当地友好的居民早已准备了充足的供应物资。这些东西给队伍送去了；落伍散兵一一收集起来；进行了休整；部队在恢复元气之后，就开进了这个国家的首府。

他们在这儿没有听到多少有关墨西哥事件的新消息，但有一个广泛流传的谣言说事情是由蒙提祖玛^①唆使和策划的。柯尔蒂斯住在这个国家四大酋长之一马西赫卡的宽敞营房里。这些酋长已准备为他提供两千同盟军。当要和他们的世仇阿兹台克人作战的时候，他们显然不是缺乏诚意的。

西班牙司令官在和两个队长会合之后，检阅了他的全部军队，看到手下总共有一千步兵和一百骑兵，外加特拉斯卡拉人的部队。在步兵中有一百名火枪手和同样数目的弓箭手；从纳瓦埃兹手下吸收过来的那部分队伍则是装备得很出色的。然而，这批人较之他的老兵却缺少那种比任何外表装备更重要的优点，那就是军事上的训练和对于他们即将从事的这一特殊任务的娴熟。

西班牙人离开这些友好的宿营地之后，就走上一条偏北的大道，这条路较之他们以前进入墨西哥盆地所走的那条要直接一些。这是通向帖兹库柯的路。它仍使他们不得不爬过科第勒腊斯山脉的崇山峻岭，其中的最高峰就是上次他们曾从它脚下走过的两座大火山。群山的两边都覆盖着松、柏和杉树的森林，从林中时而可以窥见一些深不可测的溪川河谷，在酷热的赤道气候之下，它们的底部都消失在繁密的丛林茂草中了。从山顶上极目远眺，可以看

① 蒙提祖玛，当时已被柯尔蒂斯绑架，拘留于西班牙营房中。——译者

到这个前不久他们才走过的国家的辽阔原野，一直伸展到曲鲁拉的绿色平原。向西俯瞰，就可见到墨西哥盆地，这是从一个和他们过去所见的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但仍是一片同样美丽的景象：这里有波光闪耀的湖泊，在这些城市的当中有一座座美丽的城市和村庄，被火焰照得发亮的神台，种满庄稼的坡地，以及那一直伸展到地平线的边缘而苍茫可辨的斑岩质的群山。在他们脚下的就是帖兹库柯城，它朴实无华地隐没在松柏丛中，和它那个处在湖对岸的强大竞争者^①形成强烈的对比；后者作为整个盆地的主人，看来真是辉煌绚烂地在显示它的美丽。

当他们下山来到人烟稠密的平原上时，他们从当地居民受到的接待却很不同于上次来时的情况，没有成群结队的好奇农民来窥看他们和表示质朴的好意。他们要求的东西虽然仍旧供应，却是带着一种冷淡的气氛，表示给的人并不对他们有什么祝愿。随着他们进入这个阿柯尔胡安族的古都的城郊，这种冷淡的气氛就表现得越明显。没有一个人向他们问好，居民似乎减少了许多——他们中确有不少是抽到邻近的墨西哥城的战场去了。当地居民的冷漠接待使柯尔蒂斯的老兵感到痛心，这些人根据老经验，曾向他们的新伙伴吹嘘过他们的到来将在土人中间引起轰动。此地的酋长，过去是在柯尔蒂斯影响下才得以当选的，竟也没有出面。这一切情景都使将军感到一种不祥的兆头，甚至使他觉得墨西哥城内的防守部队已是凶多吉少了。

可是，他这种疑惧很快就被从城里乘船而至的一个信差的到来所驱散，此人是乘敌人不备之际、甚或是在敌人有意纵容之下才得以逃出重围的。他带来了阿尔瓦拉多的急信，信中说墨西哥人

① 指墨西哥城。——译者

已经停止攻击，把他们的战斗活动转为封锁。防守部队伤亡很大，但阿尔瓦拉多表示坚信：当援军到来的时候，包围必可打破，秩序必可恢复。蒙提祖玛也派来一个信使，作了同样的报道。他并且竭力为自己申辩，说他和最近发生的敌对行动没有任何关系，他不仅没有暗中指使，而且这是和他的意愿与努力相反的。

这位西班牙将军在使其疲困的部队得到充分休息之后，便沿着湖的南岸率队行进，走上了他上次进入首都时走过的同一条长堤。这时是 1520 年的 6 月 24 日，洗礼者圣约翰的节日。然而，和他上次进军的情况比起来，眼前是多么不同的一番景象：道路边再没有成列的群众，湖上也找不到舳舻相接的，满载着感到惊异的观众的船只。^①偶尔可以看到远处有一只小船，像侦探那样偷偷地观察他们的行动，但一等到被人注意时便逃之夭夭了。触目所见是一片死亡般的沉寂——这沉寂，比起人群的欢腾还要震人心弦。

柯尔蒂斯很快地骑着马走在队伍的前头，显然，在情况的这种变化中有很多的事要好好思量。大概是为了驱散这些阴暗的回想，他命令吹起军号，嘹亮而尖锐的号音顿时传遍湖面，告诉那些被困在城堡中的人：援军来了。一阵大炮的轰鸣回答了号声，这不管给士兵们打了气；他们加快步伐，走过了大吊桥，再一次进了京城的城墙了。

这里的情景也不能令他们放心。他们看到有些地方的小桥已经撤掉，这就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他们：既然他们的双桅帆船已毁，他们的后路也就很容易被人截断。这个城市显得比帖兹库科城更为荒凉。它那曾经如此熙攘稠密的人口，神秘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① 西班牙人上次进入墨西哥都城，名义上是受阿兹台克皇帝蒙提祖玛的邀请（实际上是强行进入的）当时墨西哥人民对本国统治者和外国入侵者缺乏认识，因此欢迎了这支侵略军。

当西班牙人排成单列通过阒无一人的街道时，马蹄践踏的沉滞而阴郁的回声，沉重地落在他们的心上。他们带着忧郁的心情，一直来到阿萨雅卡特莱宫的大门之前。门被推开了，柯尔蒂斯和他的士兵冲了进去，被他们的同伴热烈地拥抱在怀里；在往事的愉快追忆之中，双方顿时都忘记了眼前。

将军首先探问的是乱事的来由。回答各有不同。有的说是由于墨西哥人想把他们的君主从囹圄中解救出来；有的说是因为有人阴谋趁柯尔蒂斯和他们的同胞不在时切断守军。不过，大家都同意，直接的原因是阿尔瓦拉多的暴行。原来，每年五月，阿兹台克人都要对他们的庇护神战神举行一次年祭。它叫做“威特西罗波契里的香供节”，届时举行献性和宗教歌舞，绝大多数的贵族都要参加，因为它是显示阿兹台克豪华礼仪的重大节令之一。由于举行庆典的地点是在帖奥卡里宫，它紧靠着西班牙人的住处，而且还是那个已被改为基督教教堂的神庙的一部分，因此阿兹台克人的头目便向阿尔瓦拉多请求准许他们在那里举行祭礼。据说，他们还请求让蒙提祖玛也来参加。阿尔瓦拉多遵照柯尔蒂斯的禁令，拒绝了后一个请求，但他以阿兹台克人不用活人作牺牲和不带武器为条件，同意了前一个请求。

在指定的那天，阿兹台克人集合在一起，人数最少估计也有六百。他们穿戴着最华丽的节日服装，披着羽毛缀饰的优雅的大褂，布满着宝石，颈上、臂上、腿上，都戴着金圈和金镯。他们具有那种半开化民族对于华丽彩饰的爱好，在眼前这个场合，把他们衣箱里所有的五色斑斓的蛮族衣衫全都摆出来了。

阿尔瓦拉多和他的士兵作为观众出席，他们有些人像是随随便便地站在门边，另一些人混在人群中。他们都带着武器，这种情况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因而没有引起什么注意。阿兹台克人伴着

他们的宗教乐曲和粗野的、不谐和的歌声，立即沉醉于舞蹈的狂热之中，正当这时，阿尔瓦拉多和他的部下，根据约好的暗号，突然拔出剑来冲向他们的受害者。阿兹台克人没有任何护身的甲冑和武器，他们没有抵抗，就被这些凶手砍倒了；而这些凶手，据一个同时代人的记述，在于这桩血腥事件的时候，是杀人不眨眼的。有的人逃到门边，却被兵士的长矛刺中。另一些人准备爬上那段围绕在四周的、叫做“柯阿特潘特里”或称为“蛇墙”的墙壁，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或者被砍成碎片，或者被那些残忍的兵士开枪打死。据当时一个作者记述，人血就像暴雨之下的水，成股地流在地面上。全部参加这个欢乐节庆的阿兹台克人竟无一生还！这是曲鲁拉可怕景象^①的重复，而且更加可耻的是：西班牙人屠杀了那些受害者犹有不足，竟还掠夺了他们身上珍贵的饰品。在这个悲惨的日子里，阿兹台克贵族阶层的精华丧失殆尽。没有一个名门望族不感到哀痛悲伤；甚至在这个国家被征服很久之后，在土人中仍继续流传着不少和凄婉的民族气氛相适应的、追述这段悲剧事件的哀歌。

对于这个罪恶的行动，曾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是，几乎找不到一个历史家会相信阿尔瓦拉多自己所作的那种解释。根据他的说法，他的密探——其中有些是墨西哥人——曾把印第安人图谋暴动的消息告诉他。举行节庆这天被选定作为起事的日期，届时首领们将聚集在一起，也就容易号召人民支持他们的行动。阿尔瓦拉多获知这一切之后，曾禁止他们在集会时携带武器。他们佯装服从，但秘密地把武器藏在邻近的库房中，以便到时易于使用。但阿尔瓦拉多却比他们先下手，用自己这场突袭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他并且自信地期望这样会制止阿兹台克人以后再生叛心。

^① 指柯尔蒂斯在曲鲁那残酷镇压墨西哥人密谋反抗事件。——译者